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泰伯篇」第一章。

【子曰。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。三以天下讓。民無得而稱焉。
。】

「吾講《論語》注重道，但文理講不通處，吾也說說。」雪廬老人講，他講《論語》注重在學道，但是文理不通的地方，他也講一講。

「中國歷史比較可考者」，就是我們中國歷史比較可以考據的，「從唐堯虞舜，夏禹之後是殷商」，從堯舜、禹湯。「成湯革命為商王，到了中期發大水，改遷於殷，今有殷墟。到殷紂王（即商紂王）為天子」，這個比較可以考據的，就是這幾個朝代，從堯舜、禹湯，到商殷紂王。在那個時候，「諸侯之中有一個西北的諸侯叫古公亶父，與北方外族接近，外族人野蠻不懂禮，也不懂人情世故，侵犯古公的土地，外族人殘暴不仁。古公亶父以為終日相殺何時了，所以遷於岐山之下，為西岐。」

「古公此人有德性，大家與他相處而擁護他，只有幾十里的地極小。有三個兒子，泰伯、仲雍、季歷，自古以來，家有長子，大哥要緊，父在時聽父親，父不在從兄。諸侯傳統制度，傳長子，季歷此時生昌（後來的文王，姓姬）」，姬昌。「學問、經歷、閱歷到，事便瞞不過眼，古公在時，季歷生文王，古公讚歎說我後世當有興者，其在昌乎」。講這個話就是季歷生的兒子，將來要興旺他的國家了。「泰伯聽了，便託辭採藥，仲雍見了也隨後行去，到大江以南吳國」，今天的江蘇這個地方。「泰伯到了江南也斷髮文身

。」大哥、二哥聽了父親這麼講，他們就講個理由離開，到江蘇那個地方去了。

「古公臨終，令季歷請泰伯、仲雍回來。古公命終後，請泰伯、仲雍歸。喪事辦盡，泰伯請季歷即位（一讓天下），季歷不願。」照諸侯傳統，那是大兒子要繼位，現在泰伯他是老大，請老三季歷來接他父親這個王位，這是一讓天下，季歷他不願意。「再查歷史有先例（二讓天下），季歷也不願。第三以：吾之吳越，吳越之俗，斷髮文身，刑餘之人，不可為宗廟社稷之主。」泰伯就用這個理由，他到吳越那邊的風俗都是要斷髮文身。在斷髮文身是有犯罪的人，不可以再做為宗廟社稷的國主。「已經文身了，不能入主中國（三讓天下）」，以這個理由。「孟子滕文公上，吾聞用夏變夷者，未聞變於夷者也。自古只有以夏變夷，未聞以夷變夏，狐死尚且首邱。自古沒有以外國文化治中國的，這件事很重要。今日提倡美化、歐化，真是嗚呼哀哉！」雪廬老人講到這裡就很感嘆，今天國家在提倡西洋化，自古以來，都是中國文化治外國，沒有用外國文化來治中國的，顛倒了。

「泰伯、仲雍便離行而去」，他們大哥、二哥就離開了，「季歷於是即位為諸侯，季歷命終後，昌為諸侯。文王為紂囚禁，諸侯的身分也沒變樣」，周文王也被紂王關起來，他的身分也沒變。「到了武王才伐紂，滅殷紂王」，到周武王才伐紂。「古公大王時尚無殷紂王，而且殷正盛時」，古公亶父在世的時候，還沒有殷紂王，而且商殷正是興盛的時候。

『子曰：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。』「孔子說：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，泰同太」，國泰民安的泰同太太那個太一樣，「吳太伯的德性，至，到極處，沒法再說。」

『三以天下讓』，「三以天下讓此句說法很多，三便是多。作

三講，可依以上吾所說的三解釋。」那不一定說三次，也可以解釋很多次。

『民無得而稱焉』。「此處的得通德」，得到的得通道德的德，「與其為人也孝弟章的仁、人不同」，這個得通道德的德。「民無德（得）而稱焉，天待人厚，好處說不出來，愈好處多，愈說不出來，佛的恩德說不出來，尚且有人說：佛與我有何恩德之有？」有人這樣講，「德到極處便說不出來」，沒有辦法講得出來。「太伯為何出走，為何再回來，為何又再走，一個字也沒有記錄。」

「你們讀書必須於此等無字句處讀」，這是提要重點，讀書讀到這個地方就是很重要了。「孔子之時，文風盛，一說便懂，懂詩經，一說就明白，不學詩無以言。詩必須藏有意思，以後要你們自己學，學後自己再看書，或不看注都可以，讀書千遍，其義自見。從前人所的讀書很多，不知跟從哪一家是好，恐怕會被注子困惑。只要讀了再讀，便有智慧，有智慧可以謀斷（智斷慧照），有經驗閱歷便懂得。參禪全在自悟，孔子說：不憤不啟，不悱不發。自己悟了才是自得。」

「吾能不能講第二遍，不可靠，雖然命在呼吸之間，但是也不能趕，必須聽明白。其實《論語》就如佛經，懂一、二句便有受用。」

「泰伯篇很複雜，教學都有簡單法，所謂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。吾講書不注重訓詁，注重在有用處。」

「這一章再略說一下，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，泰伯的德性到了至極處。孔子說這有什麼用意？」孔子說這有什麼用意？「泰伯的父親古公亶父，那時還是一個邊地的小諸侯，但是學問、道德都好。他有三個兒子：泰伯、仲雍、季歷，這三人也都好。這還不算，老三季歷生子名為姬昌，古公一有孫子以後，就知道這位孫子後

來要興起周家了（不是稱王而是諸侯）。讀書在於增長道德，會辦事，不只是會作文章而已，你們有古公這種眼力嗎？你們同學後來如何，為什麼看不出來？至誠之道，可以先知，你們沒有這個見識，你必須學到一見人便知這個人如何。」要學一看到人，就知道這個人是怎麼樣的一個人，學會看人了。

「《論語》也有分類，有關仁、禮的都分在這一篇。懂這個道理，看他的動作就可以知道，你看對了，但是多年後又不是如此，這是因為他改變的緣故，萬法無常，有人由好變壞，有的壞人變好。古人有信天命，有人不信天命，下生以來的行動是天命，若是順其自然，天命就贏了。還有人會造命，不聽天命，人力勝天，若是人造命能靈，那天命就不靈了。人為三才的中心，俗話說：做善添十年壽，損德減十年壽，不懂造命的人，隨著十二因緣流轉，就沒辦法了。若懂得還滅門，會造命，天命就不可靠。」

「古公亶父眼力好，說第三子所生的兒子能興我周家。古公觀察會看，泰伯也會聽。吾所講雖不好，但所講的為經，你們是不是聽得懂，若真懂，三十年後就大變樣，若不懂也比不聽的人好。」雪廬老人講，聽《論語》聽不懂，比沒有聽好，聽懂就會改變了。「長子泰伯聽說他的姪子將來會興周，心中明白，就向父親辭行，因為他一聽就知道他父親對將來的看法是如何了。會說不如會聽，所以佛說經，先說諦聽、諦聽，要聽旨趣的所在。但是還有證與不證，全在於人。仲雍看他兄長的行為，他也會觀察，大哥辭行，將來繼承諸侯位的不就是我嗎？他會思索，也向父親辭行了。這兩人並不是開門就走了，為人子要出必告，反必面，對朋友還不可以不告而別，何況是父母！」

「兩人辭行後，這位老三就呆板不知道嗎？因為父母在不遠遊，遊必有方，還必須有人侍奉父母，所以他不能走。這四個人都是

不得了的，我們不能比。講這個，要在善於觀察聽話，你們必須在這種地處學，難道逃走就是至德嗎？」這個地方，我們要仔細去學習了。

「三以天下讓，周為小國，如何說以天下讓，泰伯讓天下？泰伯那時還身處在小地處，必得是自己所有的才可以說讓，如何能說讓？」自己有了給別人那才說是讓，自己還沒有怎麼能說是讓？但是這個話是孔子所說的，讓是孔子所說的，不是泰伯他自己說的。

「這句必須特別注重是孔子說。孔子是周時的人」，周朝末年那個時代的人，「周武王時才有天下，孔子離武王已經很久遠了，周已經數百年後才有孔子，孔子生於周的末年，這個時候說三以天下讓，這天下指的是眼前的周天下，這塊土地曾經經過三讓。這個天下其來有自，也不必強求當初的歷史，天下是本地風光，不必打官司。例如說：這把扇子，曾經三人製造才送給我的。這也是說扇子完成的事。」

「民無得而稱焉，這句照映至德。小德、大德都可以說說，至德就不能講了。例如天的德為至德，孔子是至聖先師，這都不能講。有人歌頌大哉孔子，先知先覺，至德莫能名焉，無法講。大哥、二哥為什麼要走，至始至終都沒有說出來，父親沒有說，兒子也沒有說。」

「我們必須會學，學佛全在變心，壞心變為好心。其次是改過，諸惡莫作。改過改不了，要用心改，這好不容易，應如何辦？用以楔出楔的辦法，若改不了，再為你添加東西用楔出楔，必得眾善奉行，只要做善就可以了。因為你的惡改不過來，才要你做善，不去思惡」，往善的方面去發展。「有了善，善也要再去掉，不思善。現今的人是不思善，只思惡，證得真空才能夠無善惡。所以必得用善去惡，否則過惡很難改。善能證果嗎？善有善報，做十善業生

天，卻不能出離三界。道德好到民無得而稱焉，那善惡都沒有了」，這是至德。

「恭而無禮則勞，出門必得相告才能出門，這是禮節，周家三位兄弟都注重德性，老三不走也是禮」，老三沒有走也是理，不能全部走光。若老大不走留下來，「就必須承繼王位，再來就必須是老大的兒子繼位，可能是泰伯的兒子不能興周。你們若不學禮，儒家就入不進去，學佛以後知道正法時期是戒成就，所以到像法就有教外別傳，戒就是禮。」

好，「泰伯篇」第一章，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，阿彌陀佛！